

劉法曾
姚漢章
評輯
第四冊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書局中學教科書

中華 中學 化學	中華 中學 物理	中華 中學 礦物	中華 中學 生理	中華 中學 動物	中華 中學 植物	中華 中學 三角	中華 中學 幾何	中華 中學 代數	中華 中學 算術	中華 中學 地理	中華 中學 歷史	中華 中學 國文	中華 中學 修身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冊二	冊二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二	冊二	冊二	冊四	冊四	冊四	冊四
鍾衡	黃際	陳衡	華文	華文	彭世	趙乘	趙乘	趙乘	趙乘	李廷	張相	劉漢	繆文
威	遐	恪	祺	祺	芳	瓦	瓦	瓦	瓦	翰	武	章	功
一	一	六	六	七	八	七	第一冊 第二冊	每冊五	每冊六	每冊七	每冊七	每冊六	每冊二 角半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中華 師範 教授法	中華 師範 理法	中華 師範 教授法	中華 師範 國文	中華 師範 算術	中華 師範 心理	中華 師範 物理	中華 師範 化學	中華 師範 生物	中華 師範 地理	中華 師範 歷史	中華 師範 國文	中華 師範 英文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一	冊四	冊一	冊一	冊二	冊四	
侯鴻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彭世	顧公	徐傳	歐陽	莊澤	沈少	楊登	李登	
鑑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芳	毅	霖	博	定	洲	輝	輝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八	五	未定	未定	七	第一冊 第五冊	第一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六冊 第八冊 第九冊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四冊

目 錄

商書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周禮考工記粵無錡 輪人 輿人 梓人

孟子孔子在陳章

國策蘇秦說趙封武安君 蘇秦說齊宣王 陳軫說楚王無絕

齊交 蘇代約燕王 淳于髡說齊威王

韓非子說難篇

屈原九歌錄三篇 漁父 卜居

史記張儀入秦爲客卿

目 錄

MG
G634.3
53



3 1761 4431 3

賈誼過秦論上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

班固兩都賦序

馬援與楊廣書

張載劔閣銘

禰衡鸚鵡賦 并序

古詞君子行 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曹植七哀詩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與滿公琰書

潘岳哀永逝文

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左思咏史詩錄六首

孔稚珪北山移文

鮑照擬行路難錄四首

梁武帝西洲曲

王褒與周處士書

周弘讓答王褒書

庾信小園賦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杜甫哀江頭 哀王孫 諸將五首

韓愈師說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李愿歸

盤谷序 毛穎傳 祭河南張員外文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

李商隱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叙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眞州東園記

蘇洵易論 禮論 樂論 詩論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貴也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

王安石答段縫書

陸游題李龍眠畫馬

張載西銘

文天祥正氣歌

謝枋得却聘書

元好問岐陽三首

蘇伯衡空同子警說

楊慎三岔驛

王慎中碧梧軒詩集序

錢謙益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明發堂記
原法篇

吳偉業永和宮詞

侯方域太子丹論

目錄

魏禧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答南豐李作謨書

王士正明景帝陵懷古 秋柳四首

朱彝尊玉帶生歌

陸繁弢吳山伍公廟碑文

劉大槐息爭

胡天游龍母洞記

杭世駿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吳錫麒曾盱江靜香齋遺詩序

姚鼐答魯絜非書

汪中自序

梅曾亮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章實齋質性錄中四段

唐甄權實

龔自珍論私

吳敏樹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周濟原識 原畧 原度 原幾 原才 原直

郭麐詞品

曾國藩原才 求闕齋記 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錄四首

張裕釗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游狼山記

張文虎十三間樓校書記

高炳麟原我 羅隱論

李慈銘答僕誚文

目錄

七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四

黃遵憲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

史念祖記品香

八

(終)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四册

商書盤庚上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於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槩。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以上紀盤庚欲遷殷而民不適之言盤庚敷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於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於厥身。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於衆。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於難。若射之有。

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於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以上紀盤庚諭衆之言皆未遷時事

商書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於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於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於政。陳於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以上紀盤庚率民遷殷而誥其弗率者之詞皆

方遷時事

商書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於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

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以上紀盤庚奠居紿衆之語皆既遷後事

盤庚三誥。昌黎韓氏所謂佶屈聱牙者也。然觀其大指。則詞明義正。具有殷人嚴肅駿厲氣象。玩其微詞。則屢用譬喻。善於開說。又可想見古世欲舉大事。必先求民同意。不專尙壓制政策。惟篇中「甲由靈」三字。語不可解。錢塘袁氏謂當是古昔方言。與優孟歌詞「暇豫之吾吾」同例。理或然歟。

周禮考工記。粵無罇。從節訓本。

粵。無罇。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罇。也。非。無罇。也。夫。人。而。能。爲。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

車也。人能以言工人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所以言工之本。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以上證明地氣。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筥。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以上證明美材。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以上證明天時。

意新詞古三代後人著筆有其達斷無其雅也

周禮考工記輪人從節訓本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愼。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圖也。望其輻。欲其擊。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以上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擗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齟於鑿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圖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

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爲。以。輪。上。

曲而達扑而雅

周禮考工記輿人從節訓本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轡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簡質

周禮考工記梓人從節訓本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卻行。爪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銑啄。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攘。絜。援。箠。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

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妍古 按攞糊之糊音義並同殺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獯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獯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膠膠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闌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說與狂獯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

於似是而非之界說剖析入微使後來胡中庸馮長樂輩無所藉口

國策蘇秦說趙封武安君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以上蘇秦說秦秦王曰。寡人聞之。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

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王以上秦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敎。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以上說秦。嬴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蘇以上極言歸至家。妻不下紵。媼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媼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以上初次歸家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鄉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

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炷燧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以上極言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嫫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嫫何前倨而後卑也。嫫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

蓋可忽乎哉。以上二次歸
家家族狀況

前幅多用韻語古色古香後幅善寫世情如笑如罵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躡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

王羞之。以上就齊一邊說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韓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以上與韓魏比較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氣與詞驅尺幅中有萬里之勢

國策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要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詞以上張儀之誑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

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懷之。是西生秦患。重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陳軫上之讖論亦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以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軫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策以上陳軫補救政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張儀陳軫之言。工力悉敵。惜有用有不用耳。文氣之雄快。則千人共見之。技

國策蘇代約燕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

舉滅

秦斷也

封二

以上以大意

以下以詳註

汝。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言以上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言以上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骨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言以上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

適因以
為罪

戟。因以破宋為齊罪。言以上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以上齊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秦得講於魏。實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以上言鄆隘膠東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以上總

不格有

雒 同洛

駝 古禍字

代 蘇代

厲 蘇厲

皆 蘇秦

之弟

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壑。三川晉求古地字國之駝。三晉之半。秦駝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如馬陵道中萬弩齊發如山陰道上萬壑爭流文氣之厚文機之暢無逾此種

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如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

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以上。寓。言。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馬。車。百。驪。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草。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髮。審。鞫。鞠。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

賒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是以上仍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滑稽家之談辭大都寓言十九至其采色神韻則兩漢六朝豔體之詞賦太半脫胎於此

韓非子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言說上一難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竇重。論其

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言說難。以上再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于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

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溼。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說以上言進法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可伐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

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以上一引古事作證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瑕母病。人問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以上再引古事作證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以上總結通篇仍用譬喻明之

金戈鐵馬筆陣縱橫然吃公子後卒見誅於秦則其效可睹矣特

就文論文固自卓犖廉悍非秦漢以後人所可企及

屈原九歌錄三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澹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

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
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夫上人湘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
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
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
兮。雲之際。與女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
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
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以上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

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
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
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
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颯颯兮木
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以上鬼

楚詞爲三百篇十九首中間之過渡九歌數章尤覺情深文明節
短韻長 按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歌舞
屈原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蓋亦香草美人不忘君國之旨
也茲錄三首以供揣摩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緣以上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歆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以上漁父之詞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以上屈原之詞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以上餘韻

空靈飄渺神似南華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悵悵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啾。嚙。嚙。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騫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以上較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

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以上感慨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亦莊亦諧如笑如歎後來劉青田司馬季主篇卽仿此格然神采骨力則不逮矣

史記張儀入秦爲客卿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以上伏蘇秦案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治數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尙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以上敘儀見辱爲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背，念莫可使於秦者。以上寫出
蘇秦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上
心蘇秦事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
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
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
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忿念諸侯莫
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以上寫張儀心中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
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
耳。然貧無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
我陰奉之。以上蘇秦自說出心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
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

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以上舍人把蘇秦心事至此說破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以上蘇秦一段事畢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雖曰兩賢不厄仍是一派陰謀曲折寫來情事如見篇末云云與起處互相照應 按釋古釋字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血流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秦以上銳然而陳涉囊牖繩樞之子。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秦以上銳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鑿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爲。家。殺。函。爲。官。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處以上醒故作疑陣厚集其勢逼到結穴

雄直之氣一瀉千里後人作論不能脫其範圍卻不能摹其氣魄。
是謂天才。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爨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情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會氏曰以上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會云以上數百姓以不忠之罪然此非

使者

房蒙

有司

巴蜀太

守

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曾云以上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垂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先言有司之失後責百姓以大義嚴重沈毅骨幹甚堅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

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賦以上言可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賦以上言作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以上回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以上總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

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以上叙己作賦之旨

樸茂淵懿。夫惟大雅一序。已非魏晉以下人所能企。

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楊廣。魏黨將。春卿。廣字也。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

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季孟。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

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

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黨子。恂之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

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黨次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

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

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會氏國藩曰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關。爲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欲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孺卿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

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歛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東京文格樸茂淵雅。然視西都賈量。揚馬雄邁。俊偉之氣。稍不逮。已伏波此文。是風氣初變時格調。

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叩夔。北達襄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以上形勢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

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
趨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歷史上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
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以上垂戒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四言體是箴銘正宗佳在形勝事實叙次井井末復鑒古誠今與
流連光景者有別

彌衡鸚鵡賦并序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
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
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

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游高峻。栖跼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以上自喻文超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剪其翹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

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
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愍衆難之無知。背蠻
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
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攸思。故每言而稱斯。以上自喻羈旅之苦
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
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頽。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
屢歎。棄妻爲之歔歔。感平生之游處。若壘箴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
若胡越之異區。順欒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
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
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

期守死以報德。甘晝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以上志節之厚。意念之忠。

貌似賦物實則自喻宛轉悲涼變沈博絕麗之格爲清剛筭上之音亦是兩漢六朝間過渡時代之詞賦也

古詞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縣縣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

各。自。媚。誰。肯。相。與。言。客。從。遠。方。來。遣。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

不識所言。

以上叙餞別之情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

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

漸漬疆宇。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

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

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以上叙到官之狀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

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以上敘勉思盡職之意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買。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以上敘不樂在外之心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前寫地形後論吏治著墨不多自然溫雅坡公超然臺記則用縱筆處多與建安文格精心研鍊者不類昔人謂由此脫胎語似稍舛

曹植七哀詩

明日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亦是惓戀君國之旨寄托顯然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

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繆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以上抒寫山居之樂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憎邑邑。以上詆斥非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短篇中有逸趣曠懷幽賞直與東京仲長統同科非西漢楊惲輩
比也

應璩與滿公琰書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
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
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
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願尙書之期。徒恨宴樂
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而上淫樂。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
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
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

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以上婉而多風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清腴有味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韉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
憶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以上家逝日長兮
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嘆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
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念以上生平追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徹
房帷兮席庭筵。舉醑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歔。俯仰兮揮淚。想孤魂
兮眷舊宇。視條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
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

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
灑。以上正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
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
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
兮或改。故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
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
棺冥冥兮挺窈窕。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兮哭兮殯。宮聲有
止兮哀無終。以上既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
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
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哀悼之文。騎省獨絕。後世與此。差可比肩者。其元相之遺悲懷三

律乎

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眇儔。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瓊丘。其一玉以瑜潤。隋以光融。乃漸上京。乃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冲。其二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僕從命。奚恤奚喜。其四我車旣巾。我馬旣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闕。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昔子黍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施。寸晷惟寶。豈無瓊瑤。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

左思詠史詩錄六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鉞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謾謾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游。被褐出闔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蹇。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詠史事而已之性情志節自見此謂以我馭題

孔稚珪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以上未著其姓名。先敘其出處。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上

言其始。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
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
泉咽而下。愴望林。鬱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
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
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繼以上叙其巧宦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
雲誰侶。礪戶擢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廳入幕。寫霧出
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峴。今見解蘭
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誦慨游子之我
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調。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以上叙作移文之旨

此六代文中最雕繪之作，鍊格鍊詞，語語精闢。

鮑照擬行路難錄四首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南西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

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中
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
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
惻愴不能言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
思女見悲惋零淚沾衣撫心嘆初我送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迴換
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恆稱意惆悵倚徙至
夜半剉蘖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
君意結帶與君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
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曼聲促節淒豔蒼涼此體自參軍獨創

梁武帝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雅雛綠。西洲在何處。兩
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柏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
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
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飛鴻滿西
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
夢到西洲。

王褒與周處士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

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谿。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上以暄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化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以上叙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以上結全篇之意。有不盡之致。

悟 南北朝駢體文所以佳者麗而不繆巧而不纖觀此文起結處便

周宏讓答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霑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以上寒溫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採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以上追往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惘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以上悼今且次房遊。魂不反遠。產骸無託。但願愛玉骸。珍金籍。保期頤。享黃髮。猶翼蒼鷹。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以上結有餘音亦與原函同調

與原書直如出一手足。徵古人才地之高風義之厚。

庾信小園賦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以上泛論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甥舅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以上序文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欵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

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
 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濬。枝格相交。山爲簷覆。地有堂坳。藏狸
 並窟。乳鷓重巢。連珠細齒。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敝隘兮狹
 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
 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
 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
 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欛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
 是爲愚公之谷。以上皆寫園中景物極力形容小字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
 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
 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
 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命。乖違德性。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

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薤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鳥之唵。幾行魏
顛之命。薄晚閒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憔悴兩
鬢。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
而蟬嘶。以上皆寫園之主人哀樂無端之昔早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
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
廬。以上言在梁時何等熱鬧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
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
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以上
周後何等蒼涼百齡兮儻忽。青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蹄。先念鴻陸之遠。非
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阪。諒天造
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不脫園字亦不泥定園字悲涼激楚所謂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也子山身羈異域而有祖國之思固自可取

庾信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公。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尙。南譙太守。父標。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漯。代爲名將。見有斯矣。以上世系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圯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劍術。故得男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爲達也。以上仕梁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畧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

張風颺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辟。文武是寄。公無愧焉。蕭湘之役。馮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櫓鱗。魏齊有橫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廼扁。麟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沈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元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旣而金精氣壯。

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鱸舫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鳥。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泄止。暢穀文茵。鈎膺幃革。歷以上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屈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鸞鑣。錫其鸞社。姑宏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成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降以上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暴增。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

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焉。嗚呼哀哉。以卒葬之。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元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滅竈。空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永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懷愴。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壘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林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清壯淒麗。魄力與聲采俱工。不獨蘭成懷德同病相憐已也。

杜甫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
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
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
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
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杜甫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
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懸寶玦青珊瑚。可憐王
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

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郊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杜甫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此篇指吐蕃請和郭子儀以爲利我不虞遣軍戍奉天而言

韓公本意築三城。絕擬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

以答昇平。此篇指祿山陷河北郭子儀孤軍起朔方借回紇諸軍之助收復長安東都而言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荊門何處盡

堯封。朝廷衰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

甲事春農。此篇指王縉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而言四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消。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

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祇在忠

良。翊聖朝。此篇戒朝廷使中官出將也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魚朝恩等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權傾將相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

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

仗出羣材。此篇再由西蜀安危痛論諸將慨乎言之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以上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

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襄。老。聃。鄉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說以上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撤去尋常世俗之師。獨尋眞解妙諦。憂憂獨造。咄咄傷人。

韓愈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

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以上薦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
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
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祝以上詩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
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云。

前半摹莊子後半似儀禮

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
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

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以上喻意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

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以上文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二語。恰是此文注脚禮記所謂詞欲巧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名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以上釋盤谷之義。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以上

述李愿之言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詩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以上歌詞

憤時嫉俗之旨出以雄奇俶詭之筆骨采音節俱非凡近所及

韓愈毛穎傳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跡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跡八世孫籛。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媿。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鷓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鬣。入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緣以上叙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古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

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以上紀行事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

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游戲之文出以典重筮詞尤似左氏手筆

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曰。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睡猶泥滓。以上言張自博士拜監察御史事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君飄臨武山林之牢。以上言已論宮市縣陽岑事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

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跼。洞。庭。漫。汗。粘。
天。無。壁。風。濤。相。扞。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
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
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釵。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
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廡。處。無。敢。驚。逐。以。
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
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據。江。陵。非。余。望。者。郴。
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遷。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
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
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
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以上言從江陵法曹參軍時事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

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以上言已自

子博

士事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

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以上

自刑部出刺度州事。用遷漕浦。爲人受瘵。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

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走出洛下。以上言已爲裴哭不憑棺。奠不親舉。不撫其子。

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

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音節鏗鏘。文詞古雅。無一弱響。俗字厠乎其間。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

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奇以上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尤奇以上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揚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滿灑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駭以上申言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疑以上申明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嘖嘖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以上申故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以上申明將願曾之養。其爲

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奇情至理。實則脫胎於國語。叔向賀貧。篇筆意又加以詼詭。儻耳。

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頭老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佩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搖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

至。弓。勁。馬。肥。胡。語。喧。幽。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
落。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
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
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春。雲。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
壞。垣。惟。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李商隱唐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弱。夫。蘇。
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陽。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
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閒。二。
十。年。以上略叙元結之生平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遠。東。李。憚。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

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翦餘新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璧。切截纖顛。如墜地碎。若大咽聲上。餘鋸取朽蠹。櫟鱗出毒。刺眼楚去聲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滫傷損。如在危

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齷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黨黨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以上歷叙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鍊字琢句迥不猶人。此種文格蓋亦出自昌黎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其先河也。文無定格。平正奇特各有其是。詩之天妹易之鬼車亦以陸離光怪勝。今錄茲篇以備一格。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一層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一層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

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以上叙次歷落有致作一行傳。

紆徐爲研。卓犖爲傑。二者兼而有之。解得此訣。行文便無板實之病。

歐陽修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懼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以上分作

幾層抒寫生

平朋舊之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

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

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以上序文集

已有誌銘在先。故斯篇前幅只泛論交誼。後幅只稱許文字。古人每作一文不肯蹈重牀疊屋之弊也。如此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以上叙其處已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以上叙人論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

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以上敘其文學

劉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祕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吾謂此篇中。叙惟儼品節卓犖處。較祕演似更有關係。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

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曼卿以上借石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以上兩兩對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

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祛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以上序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岬。峒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以上序

揭明作序主意

盛衰句是一篇主意情韻綿渺是六一翁本色

歐陽修真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以上點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以上點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以上點歲秋八月。子春

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蔽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以上分叙東園所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有皆畫在圖上者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囊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不止。其寬閑深澗。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颺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皆其一二之畧也。以上又就圖中所畫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以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吾書其大槩焉。以上叙求記又曰：眞

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求以上叙所以予以爲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記。以上語捲全不費力

宋文中李氏洛陽名園記以簡質勝歐陽公此篇又以紆徐勝各臻妙境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

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

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禮。以。上。借。起。引。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衰。衰。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而。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

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以上論作易之宗旨

未必是聖人作易之本意。然說來覺縱橫變化無不如志於經術。則疏於文章。則雄後學分別觀之也可。

蘇洵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爲以上揭恥字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

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以上申說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

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槌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耻以上詳言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以耻字爲經，以權字爲緯，蜿蜒透迤，細筋入骨。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兩層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

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以上申起處首句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以上申起處次句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生。死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

其。鳩。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樂。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牽。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以上折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作。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

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之說又何從而
不信乎。

大意言樂以濟禮之窮而文筆則離奇夭矯變幻入神

蘇洵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
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
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
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
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
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
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

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以上言禮有時無權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以上折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

全天下之中人。與詩對勸禮。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詆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可以上言詩。叛教。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嚴於禮而通於詩句是全篇宗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色好貨章化出精靈透闢無礙辯才 接近時政體易專制爲共和無所謂君禮節已改亦無所謂拜跪老泉諸論所言已成陳迹然就文字論章法句法變化入妙學者急須揣摩故備錄之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

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風。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以上言韓公得浩然之氣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以上言文公祀潮州之事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碑文議論崇閎歌詞藻采奇麗皆酷摹昌黎公文格

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惟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脣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

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措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蘇軾四時詩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幙。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滿黃蜂靜。高樓睡起翠眉颯。枕破斜紅未肯勻。玉腕半擘雲碧袖。樓前知

有斷腸人。

新愁舊恨眉生錄。粉汗餘香在蘄竹。象牀素手熨寒衣。爍爍風燈動
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扇。香霧空濛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
聞裂帛聲。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陡覺羅衾薄。夜風搖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
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雅。醉臉輕勻襯眼霞。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
手嗅梅花。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入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
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
史之於善惡。爲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

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以上說與史異是一意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以上說近乎史又是一意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

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能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以上說銘貴公與是一意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以上說辭貴與是一意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蠱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歸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

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祖父。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以上說所以感激之意

意多而不雜詞繁而不蕪曾文原本匡劉厚而能潔讀此便悟

王安石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

織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以上處作斷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鞏之迹固然耶。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其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

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耶。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是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以上歷歷叙己未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

足下姑自反母。輕議輩。以上詳言之
爲會辨謗

半山之文得瘦皺透三妙故能剖析入微曲折而達

陸游題李龍眠畫馬

國家一從失西郵。年年買馬西南夷。瘴鄉所產非權奇。邊頭歲入幾
番皮。崔嵬瘦骨帶火印。離立欲不禁風吹。圉人太僕空列位。龍媒汗
血來何時。李公太平官京師。立仗慣見渥洼姿。斷縑歲久墨色黯。逸
氣尙若不可羈。賞奇好古自一癖。感事憂國空餘悲。嗚呼安得毛骨
若此三千匹。銜枚夜度桑乾磧。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吾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論仁兼體用說與專談心學異與永嘉學派專講事功者亦異是謂大儒 按伯奇尹吉甫子虐於後母嘗作履霜操以抒孝思

文天祥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者爲河嶽。上者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以上歷叙古人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塲。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

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以上自抒懷抱

不獨節概堅卓卽詩格亦古樸雄健饒有浣花遺響

謝枋得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貪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而以上自明不反。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

目見大元乎以上自明不仕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以上自明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以上自明

疊山不仕蒙元雖遭逼迫而卒從容就義今京師憫忠寺即其不食授命處也文婉曲而剛勁彼留夢炎輩見之能不愧死

元好問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濶。分明蛇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積。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
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豈
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杌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盡
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蕭戰骨寒。三十六峰長劍在。倚天仙
掌惜空閒。

按正大八年正月元兵圍鳳翔府四月城破兩行省棄京兆此詩
蓋詠其事

蘇伯衡空同子警說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
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

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達辭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鑿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縈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露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

流而雨霽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灑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以上無數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

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至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以上論文之本論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儻焉。無難能者矣。

洞識文之本末。純以譬喻出之。比例密切。

楊慎三岔驛

三岔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銷沈。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王慎中碧梧軒詩集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以上徐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以上題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鑱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

輟其冀之之心而煥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格以上推勘其詩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寄，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臙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寞，蓄其氣，苦其思，以要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

能。換。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以上又逆
揣其中
怨情外似
和平之實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
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
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
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明法王府儀賓不許應試作宦故李君託於詩以隱此文寫照處
可謂詞見癥結矣文法千廻百折直倡昌黎

錢謙益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扈。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
髮種種。尙在人間。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
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壑暮鹽。有今無儲。急病

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衣而
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
道州不可復作也。以上寫劉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
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
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腑呈露。意中無結。轉不可解之事。喉
間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
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剽目也。儻花而
鬪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
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
嘖呻。磬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
在焉。有眞咸仲。故有咸仲之眞詩文。其斯爲咸仲而已矣。以上寫劉

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水澤堅凍，若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簑笠，焚枯煨棹，咏雪菴之詩，而間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泛剡谿，步臨臯而問焉。

以上又就雪庵二字抒寫

幽懷逸藻，絡繹奔赴，末段饒有遠神。

錢謙益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墓域也。直秋水閣之

後。竹樹曠曖。礪石錯列。宮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有以栢屋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以上叙建堂之意。庭中有老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女。並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礪。繞墓前穴。墻而出。以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拏。風雷喧騰。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闌束崖旋。潰沸上瀑。潏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梁簡文所謂拂水懸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礪之湫流。又折而北。匯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泉之泉洞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蔭蒼蔚。翠

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
燕處。有陰室以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庋閣庖湑。順序以爲。此吾所以
翼夫堂也。以上歷寫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徵之禍。繫踰年
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
僣然。如有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騷。山谷震
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栢而泣。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祈死也。
良夜開卷。閒房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驥歎
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鄆杜之諸
生。聞聲造門。希風枉駕。屢寫交錯。舟船填咽。邑屋闐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不慙然。以思默然。以
慚而悄然。以恐也。以上歷寫居歲月荏苒。世務牽縈。廬三年而復返。

俛仰感歎。輒爲之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會情景於兩得吐滂沛乎寸心孝子之哀思詞人之極筆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

勞亦猶夫人之情也。以上論古爲君者之本旨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

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以上論後世爲君者之私心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於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以上論後

儒誤解君字之義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固扁鑷。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

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以上論後來君主之慘禍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於君字之本義及君主之流毒。剴切敷陳。直令小儒咋舌。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原法篇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

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以上言古法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擊。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以上言後世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疎。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以上言古法似疏實密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鱣鱣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以上言後世之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以上駁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感。終無已時也。再駁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

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能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三以上駁

推論專制時代君主立法之心語語鞭辟入裏此之謂巨眼此之謂特識

吳偉業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歲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鬢固無雙。蹴鞠彈棊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

桐露冷。夜吹簫。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晏
眠。陳蛾衛艷誰頻待。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呈
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讜。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
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鑪煙洗水含。
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妬溫
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歡笑同哀涕。奉使龍樓賈佩蘭。往還偶
失兩宮歡。雖云樊嬈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綠綺小字書成印。瓊
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辭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恤傾
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
金吾尉。平生遊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伎。班姬
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譚豪奪灞陵田。

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
陪從。天顏不懌。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遊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
到殿。西頭兩王最少。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羣臣譽。定陶獨
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倉舒
恨。金鎖彫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
失數州。況經小子傷零落。貴妃瘦損坐匡牀。慵髻啼眉掩洞房。豈
湯溫。冰簟冷。荔支漿。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君王膝。
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便房薤歌無異葬。
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諫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嚙。蹙庸知朝
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倉黃。還
向官家問永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

鞞。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
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一。貴。人。碧。殿。
淒。涼。新。木。拱。行。人。尙。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壠。
昭。邱。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
秋。槐。

按梅村歌行最擅名是篇蓋詠田貴妃事

侯方域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況。乎。
狙。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
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讎。敵。法。也。
大。意。上。已。完。篇。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

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慙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荆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召釐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以上言丹之事無關燕之存亡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撓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以上設喻以申明之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懼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以入

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固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權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以上言丹之事亦非無把握故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勢。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爲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且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以上言荆軻非聶政比又設喻以明之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

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以上痛斥宋人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起處何以爲後之國家處仇敵法一句是全篇主意蓋丁明清鼎革之交朝宗有感而云然也文之屈折恣肆自不待言

魏禧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

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僦廛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也。者以上言居廣陵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儻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買術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深絕

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視。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以上言無言宜居廣陵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貌似送行實則挽駕思如繭絲筆如轆轤

魏禧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

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節義。以致四方文人才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與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又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

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復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薪盡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警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於足下。以上詳言所以願交少年之故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以上一筆回應前文。開出後文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爲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休。

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曰乾餿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紛拏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恍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上推勸將恢宏志氣砥礪實用二義言之詳盡。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熠熠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燿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

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篇中要義在志氣實用兩端。其行文亦渾灑流轉。洗盡一切弱語。

支詞

王士正明景帝陵懷古

金山南臨裂帛湖。荒陵十里鶴鷗呼。奪門事往二百載。行人過此猶
歔歔。紅牆剝盡古瓦落。莓苔溜雨生銅鋪。老松離立色枯槁。但穴蟲
蟻餘根株。葢塗龍輶禮本殺。矧乃劫火經樵蘇。咫尺天壽雲氣接。坏
土獨葬西山隅。洪宣老臣稍凋喪。國成一旦歸刑餘。勃鞞之間。史所
貶。詎有宦寺干征誅。黃沙慘澹鼓聲死。萬乘一擲成纍俘。國有君矣
社稷重。孫申謀鄭無差殊。白登城南翠華返。錢塘司馬功難誣。紛紛
南渡議和戰。乃知計左非良圖。同寅之占信奇中。朝中東市嗟何辜。

劍南歸來西內閉。唐家父子輪廐奴。處人骨肉事非易。子臧季札今則無功罪千秋。有特筆九鼎一髮須人扶。證同泉鳩理太酷。紀年猶幸無草除。裁令流水良亦足。寧論玉匣環珠襦。欲落不落夕陽下。甲古且復留斯須。殘碑滅沒牛礪角。石糞橫臥蒼髯鬚。君臣一代盡宿草。雍門太息當何如。

王士正秋柳四首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煙痕。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邨。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隄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

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
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
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
映夕陽邊。

朱彝尊玉帶生歌

竹垞自序云玉帶生文信國所遺硯也予見之吳下既摹其銘而裝池之且爲之歌

玉帶生。吾語汝。汝產自端州。汝來自橫浦。幸免事降表。僉名謝道清。
亦不識大都承旨趙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當年文墨賓。代
汝一一數。參軍誰。謝臯羽。寮佐誰。鄧中甫。弟子誰。王炎午。獨汝形軀

短小。風貌樸古。步不能趨。口不能語。既無鸞之鶴之活眼睛。兼少犀紋彪紋好眉嬾。賴有忠信存。波濤孰敢侮。是時丞相氣尙豪。可憐一舟之外。無尺土共汝草檄飛書意。良苦四十四字銘厥背。愛汝心堅剛不吐。自從轉戰屢喪師。天之所壞不可支。驚心柴市日。慷慨且誦臨終詩。疾風蓬勃揚沙時。傳有十義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臺上。晞髮一叟涕漣漣。手擊竹如意。生時亦相隨。冬青成陰陵骨朽。百年蹤跡人莫知。會稽張思廉。逢生賦長句。抱遺老人闌筆看。七客寮中敢噴怒。吾今遇汝滄浪亭。漆匣初開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經三百秋。以手摩挲尙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霧。俾汝長留天地間。忠魂墨氣常凝聚。

按篇中所稱鄧中甫亦宋末烈士與臯羽炎午齊名者

陸繁弼吳山伍公廟碑文

吾郡吳山者。襟江帶海。地氣之所鬱盤。跨斗連牛。星精於焉翕聚。雷風水火。摺筭垂裳。社稷城隍。分茅裂土。卽有乘鸞跨鶴。亦享祀乎奧區。獅坐鹿車。並錯綜於繡壤。此眞神靈偃息之鄉。聖賢出王之所也。然而孤忠純孝。缺焉几筵。立懦廉頑。於何彷彿。褚僕射春秋之祀。冠冕會城。岳鄂王父子之宮。輝映湖曲。至於企勁節於煙巒。仰英標於雲嶺。靈旗神火。緬想雄圖。落月寒星。猶餘兵氣。徧覽第一之峰。獨有伍公之廟。以上借褚岳陪起伍公諱員者。荆吳世烈。左邱明載在編年。鐘鼎銘功。太史公登之列傳。無假恢張。於今最著。若其志能貫日。力可移山。雪父兄之沈寃。事昏明如一轍。遺風餘烈。可重紀焉。以上入題當其引師入荆也。銜精衛塞海之心。奮呂錡射月之氣。彎弧則金石爲開。磨

陣則龍蛇立變。涉淮踰泗。捷若驚飈。拔六屠潛。勢如卷箠。於是轉戰漢陽之北。直抵荊昭之宮。鬻熊寢殿。荒草淒風。楚國君臣。灰飛塵散。眞足宣義憤於一時。暢靈威於夙古。以上雪冤父兄之沈冤及夫嗣王繼軌。於越構兵。始焉痛深傷指。夷之會稽之山。既而讎味戴天。逸之蛇門之外。翻攻齊闕。取笑螳螂。忍見蘇臺。坐遊麋鹿。於是縱華池之雁。固己力爭。疏石田之苗。其如拒諫。朝多貝錦。讒中容刀。以愛子而託人。湛宗無益。奈哲王之不悟。九死何辭。推此心也。知其賜劍之寵。等於鑄金。浮江之榮。烈於封墓。此則牧恭走馬。不足擬其枕戈。弘演納肝。無以方其裹革。求忠出孝。百世一人。以上事昏明如一轍或謂若敖滅而箴尹自拘。齊女來而宣尼出走。豈有故國操戈。新君死諫。得無小過。有戾中庸。不知仇讎之敵。理絕反兵。社稷之臣。義無去國。故情以銖兩而移。道

以權衡而見宮奇。雖知不得律乎比干。鄖辛卽賢。豈可繩夫。羆豹固
 知忠而見謗。雖抉目以何傷。父不受誅。卽鞭尸而亦得。以上乃吾於
 公竊有慨焉。設使秋雲落日。橫大江而前。楚水吳山。扼昭關而難
 渡。蘆中老父。未進魚羹。瀨水夫人。曾無麥飯。方當入檻以就禽。不則
 吹簫而終老。沒身慚恨。夫復何言。以上故就令跋涉關山。與人家國
 而吳僚無恙。魚腸之劍不行。楚釁難乘。驢驪之馬自若。祇可歎日月
 之易馳。惜風雲之坐失。古之人抑鬱悲涼。何可悉數。卽如豫生吞炭。
 報智伯以無期。滄海飛椎。擊秦王而不中。祖車騎之鞭。未著。櫪馬先
 驚。武鄉侯之扇。初磨大星已落。他若白草含冤。青燐飲泣。夔山杜宇。
 就落木以呼魂。蜀嶺哀猿。亦秋風而墮淚。淒其欲絕。不平謂何。以上
 難一公則夷平生之壁壘。電掃星流。褫勾踐之精魂。奔林走穴。功已進

於一匡事尤難乎三駕。雖復銀濤夜捲。適足寫其壯懷。白馬晨來。正可鳴其得志。裂頸屠腸。非不幸矣。以上品評斷制。恰好好處。更可異者。生遇包胥。似戈矛於同室。歿攜文種。眞吳越爲一家。豈義烈之相符。卽恩讎其可泯。然則夷光妖女。固伯禹之功臣。白喜讒人。亦州犂之孝嗣。儻可錄其一長。或得寬夫三尺。吾嘗經過闔閭之城。憑弔專諸之里。見夫闔門構李。並有胥山。鴛水溧陽。概多伍廟。今雖翠殿丹宮。重樓複道。而班超有入關之心。溫序作還鄉之夢。卽臥轍以難留。恐招魂而不得。然而楚王長逝。猶聞指鄭之師。荀偃彌留。志在涉河之役。公雖候月往來。乘潮上下。心中碧血。尙欲霸吳。腰下屬鏤。猶堪棲越。則是鷺山鳳嶺。適爲習射之陂。東海西湖。正可洗兵之水。以上錯綜變。化頭頭是道。

駢儷體碑版文以袁小倉于忠肅篇爲最。蓋議論縱橫。詞藻富豔。

二者能兼擅其勝也。惜篇長集隘未能登錄。茲文思清筆健藻耀高翔不啻爲其縮本。故亟采之以餉學者。

劉大櫛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鄰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尊以上推孔子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啟矣。以上稍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

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以上再申言 孔子之大言夫所惡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訾之。大盜至。肱箠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以上再申言 孟子之小言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

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曾子。似子貢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慨然有餘。夫慨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鄭板橋家書謂舜不及堯海峯此篇謂孟不如孔皆是古今創論
確論至其推言大道明白洞澈尤可爲黨爭之小夫萬金良藥

胡天游龍母洞記

龍陽類。藏精而宅幽。其變化奇怪。吁風霆。入金石。微隱無聞。於是。以爲神。從以上先龍起蒲縣北四十里。羣山叢深。柏栝倚密。晝匿漏景。夏颯淩寒。中有洞。龍常居之。洞口泉。大掩車轂。下視沈沈。泉右有若戶欹闢。

僕入數十步。少寬平。通朗如戶外。羣游者勇而前。益半里。陡豁大廈。容百人。其上懸石紛垂。如杵如柱。如囊襪。其下蹲犬一。彘一。龜一。龜左其首。如刻印。彘據而飼犬。外矯如吠。爲杆杆圍然。爲几几衡然。爲鼓。爲鼓。爲叩器。爲牀。爲筐篋。咸中其狀。四壁蒼青。霏霏霧含。拂以裾。沾若襲汗。聞大聲起於空中。衆盡恐。已而愈幽。或如擊甌。爭疑龍所爲。方欲去。雲驟澆澆。合不可得出。既還。問習乎山中者。龍不欲擾。且怒。禱而觀。則喜。或見若委蛇。蚺蜴飛燕。文蜂。惟所從。化出以媚示人。以上洞中景物夫龍固甚智。而靈於物。以不見爲德。其宅乎是。易所謂潛焉者也。其從風雲。布旱雨。待時以有功。且物惟無喜怒。故不可得。而用苟如所言。人於龍猶將伺以所好。而玩之。其又奚神焉。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何游焉者之擾。與祈而喜。佛耶。以上議論洞

中景狀異列。多殊絕可觀。乃叙預游者姓名。使各賦詩以紀。

喚醒迷信習慣文筆古茂齷齪

杭世駿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德。堪。乎。世。者。不。以。省。劇。難。易。悉。其。力。爲。之。弗。敢。擇。也。諄。是。者。較。量。於。大。小。斟。酌。乎。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據。其。間。而。不。知。止。其。殆。迕。道。而。未。始。有。聞。耶。道。有。因。有。任。道。無。因。無。任。無。卑。潔。無。煩。辱。無。瞋。目。搯。擊。無。意。烏。吞。嗟。孰。推。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未。有。止。有。見。於。進。必。無。見。於。退。有。見。於。榮。必。無。見。於。辱。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度。吾。未。有。遇。也。以上正意嶽。岑。之。巖。有。美。木。或。斤。而。爲。梁。欂。或。削。而。爲。筍。鑱。或。弦。而。爲。琴。瑟。青。黃。斷。爛。焚。如。棄。如。而。木。不。怨。者。物。乎。物。物。乎。物。物。乎。所。不。物。有。宰。之。者。邪。以上喻意袁。子。始。求。仕。休。間。被。乎。巖。廊。已。而。黜。爲。吏。邦。之。人。以。爲。

大威。袁子飾車駢馬。彷徨乎中達。挈其累。齿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幾乎。道者歟。道以因爲生。以任爲化。蠶衣陵鳥。有形也。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圓如走市南之丸。天且不得宰。而況人乎。袁子食芻豢。被綺縠。車騎閑雅。過憐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驅。環一市而鬧者。懾氣屏足。莫敢喘息。袁子方郵乎。湫乎。而不知其適之矣。俄而簪筆磬折。擎拳鞠脛。勞日夕而不得休。則施施焉而寐。蘊蘊然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而不逐於因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送袁上

意境詞采均似漆園 按意烏卽噫嗚古字通

吳錫麒曾貯江靜香齋遺詩序

維時窮谷日短。孤檐雪深。薄酒不釀。凍絃易折。哀禽愴夫故侶。潛鱗

損其素書。陰寒中人。抑鬱誰語。以上題前作勞迺有登然造門。肅然請謁者。則吾亡友曾君盱江之令嗣。今戶部主事賓谷也。手其先人遺集。乞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意喻於獨欣。而情感乎均戚。竹林遊歇。尙識黃公之墟。山陽室空。更咽鄰人之笛。引聲欲泣。覆卷而思。以上叙方余與盱江釋褐中歲。注名木天。賃屋亦望衡而居。無日隔同年之面。隻雞之局。訂之立談。狡兔之毫。禿於坐詠。刻燭自律。申旦忘疲。月流有聲。花淡如影。以上生聚余謂此樂。當令常繼。君乃憮然。微若有感。南皮高會。每憶乎元瑜。東海仙龕。已迎乎白傅。雙旌千里。一別三生。嗚呼痛哉。以上死別夫鍾期歿而伯牙輟絃。惠施死而莊子寢說。痛知音之不作。悲冥契之既逝。然而神明可接。慧性難磨。故椒蘭之芳。因委灰而彌然。牛斗之氣。雖埋劍而亦朗。爲之申誦前編。校詳故牘。青燈暗燼。古

木怒號。警然而山水相逢。呼之則精靈欲出。任助之思。僕射無改。生平孔融之見。虎賁引之上坐。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在斯乎。君詩深造之姿。練才於學。有竹枝之調苦。得離騷之韻幽。跡其水宿風餐。破帆孤騎。半生落拓。萬緒蒼涼。卽至內歷承明。出典大郡。蓬山方到。而船已風移。棠蔭垂成。而離逢日昃。賴陶寫其何物。終頗領而傷生。江湖可遊。寓晤言於萍迹。草木未改。圖形狀於薜衣。君其已遠。於古人我更難忘乎。昔者嗟嗟。山阿畢景。車馬虛生。竹素有情。文章未死。采歸昌之奇律。統大魁而爲笙。沈延之註。邇言將行於世。賈逵之傳。絕學獨闡其微。以視東原北徂。魚門西逝。楹書莫讀。弱息僅存。削闕之事。賴之友朋。蓬蒿之室。寄乎妻子。而君有賢嗣。能宏斯業。聽余此言。亦當微笑應之已。

以詩上序

鋪陳交誼抒寫幽情濃采澹思浸淫六代 按東原戴震字魚門

程晉芳字

姚鼐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以上泛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

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靈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嗛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以上發明今夫

野人孺子聞樂。以爲擊歌絃管之會耳。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每以上言文之工。無意得之。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勳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

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曾湘鄉論文之旨多本於此篇足徵桐城宗派開人悟境不淺

汪中自序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燥。野性雖馴。麋鹿同游。不關攢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以上撤去不關孝標嬰年失怙。貌是流離。託足沙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轍軻。余受詐輿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黎。蹠躓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

戚無權。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稟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以上歷言同處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願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臺。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苟宜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簪書五車。數家覆瓿。長卿恨。

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噤。顏。盡。成。舉。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以上歷舉異處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如。齋。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骨勁氣清神腴藻逸直是晉宋人手筆齊梁以下不逮也

梅曾亮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寧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於四庫會要內廷方畧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

以嘉慶九年致任歸。以上備詳仕履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莽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蚩真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以上歷歷落落寫其性情行事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已。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強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

之。可謂能尊生矣。

以上論斷

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

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灤、湖南候補縣丞、徵、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嫁婚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騁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嶽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瘼。味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奠幽墟。

於無可叙述處從容鋪陳味淡而腴辭雋而永銘尤簡峭

章實齋質性錄中四段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

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以上無志之言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以上僞爲有志之言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

古而傷時。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于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于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接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舍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叙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以上妄託屈賈之言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于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阜隸。亦未聞其必靳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

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于。淵。而。鱉。蠃。不。知。其。勝。負。虎。豹。角。于。山。而。豺。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莊以上妄託
周之言

詞章家每蹈華而不實之病此立言所以次於立功立德也篇中摹繪刻酷處幾于鑄鼎象奸然犀爛怪

唐甄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以上起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氏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

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嘗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以上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饗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以上再喻駿馬病蹙。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以上三喻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徧。身往告於民。二旬而徧。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

知之。間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頌。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所以治道貴治其實也。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一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上

卽一事以例他端
一邑以例天下

按此作純仿子家幾與後來龔定庵同一手筆

龔自珍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煥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闔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喻天下之至。

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祚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請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關。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頰頰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

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謙游。相援相引。歎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縱。獻豳於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則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經義以游戲出之。與近人以曳輪說。既濟未濟二卦者相等。

吳敏樹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秋之氣清以肅。氣霧收而天高。田未畢登。原野空曠。其季之月。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敷榮。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以上略寫九日二字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願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違去鄉里。覩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爲勝遊。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旣閒無事。而孫子由菴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之日爲重九。天晴雲開。風

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所爲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旣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夫。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茲屈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旣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敘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以上詳序登高

近仿震川遠師廬陵吐納煙霞韻致自遠

周濟原識

大識在觀。小識在憶。觀生方圓。憶生規矩。規矩生方圓。厥初遽古。迄

於方來。訴合之氣。健而不息。樸不能不漸。文故淳不能不漸。澆不能不漸。拙不能不漸。巧故真不能不漸。僞漸之積不能不暫返。故澆僞之極不能不復於真。淳而其既澆之淳。既僞之真。必不能返而復於未澆。未僞之初。是之謂世運。人生其間。遇積而俱靡。遇返而俱振。其有後靡而先振者。謂之豪傑之士。莫不因其所處之地。以維持於積與返之機。維持於上。謂之政。維持於下。謂之教。政與教合其效。大政與教分其效。小隨其大小。莫不有效。是之謂世變。以上總論殷之因革。監於夏。周之因革。監於殷。此其積與返之小焉者也。上古以至唐虞。三代以至秦漢。此其積與返之大焉者也。自唐虞迄於戰國。其成敗可得而言也。以上三代戰國始皇出而天下之勢。幡然大變。非秦之能變。而秦之不能不變也。積人而成天下。其相溝接者。日身曰心。身之所出曰力。所憑曰

勢。所恃曰衆。心之所出曰智。所憑曰才。所恃曰學。身之變。至周之末。而止矣。後雖有欲加之而無可加矣。而心變方始。以方始乘。無加必倍之數也。是故其外恆樸而不能禁。其內之澆。其外恆拙而不能禁。其內之僞。秦漢之君皆欲斲雕返樸。以維世運。而其力皆不能以勝。世變。秦以猛失之。漢以寬得之。得失雖殊。而漢之所得。實卽秦之所失。是故論世運者。當合秦與漢以爲一運。以唐虞之身而宰之。以秦漢之心。是文景之風俗也。夫惟有大識者。能於秦漢以前。默觀而達於秦漢之後。以盱衡於大運。大變。若夫小識之士。則取其一運。一變之中。之往事。而記憶之。亦足以彰往而察來。逮乎大運大變。則將信將疑。而不能斷其必然。此固仲尼之所不能告。而子張之所不能問也。以上論秦漢 日月之晦明。草木之榮落。其昭著最甚。而攷察最詳。宜若

今昔之必同而終一人之所見未有一日之同者豈惟一日而已深而論之乃至無一息之可同而又況其它乎而卒亦不能出乎晦明榮落之外而卒亦不能不晦明榮落以相嬗而卒亦不能不各自爲其晦明榮落而卒亦不能不各自極其晦明榮落相嬗之不同憶其有形以觀其無形則幾於識矣。以上論日月草木是餘意

獨造之言不磨之論篇末如馬陵道中萬弩齊發如山隱道上萬壑爭流尤令人目不暇賞

周濟原略

三代而下成大業者必言略。運之於心曰智。稽之於衆曰謀。直而不撓曰勇。變而無方曰權。胥繫略以成文。若是乎略之不可以已也。嗚呼。此習於漢以後之說也。周公之治。委曲繁重而不厭。所以維繫天

下者。固非旋至而立應也。自后稷公。劉重農務本。其家人父子之意。已固結於耒耜蠶織之間。而周公復以精詳繼之。是以周雖衰微。而文告名器之攸存。縣延者猶數百歲。凡其得之難而失之難者。委曲繁重之積也。以上論周漢興則不然。高祖以豁達之度。爲天下先。立談舉將相。呼吸辨誅賞。其於爲治也。一切以徑遂取給於目前。先王委曲繁重之意。蕩焉泯焉。無復存者。豈非所謂居簡行簡。無乃大簡者乎。王莽徼一時疲劇。偷取而紛更之。懲漢之略。欲復周之詳。而彌以速亡。非詳之非。所詳與。其所以詳者。非也。且秦胙土數百年。蠶食天下。又百餘年。如是其難。漢以布衣提三尺劍。拊其膺而奪之。如是其易者。因豪傑之心也。且夫豪傑者。民之表也。周末之民。甚智。秦嫉而愚之。而民既愚矣。其戮也。若固有其生也。若倖存驅之。若行尸。過之。若

伏肉。陳涉一呼。大夢始覺。高祖生其時。因羣雄之競逐。而羅之以大略。疎節濶目。坦然與斯民相見會。曾無幄帟之隔焉。是非獨矯秦之暴也。周中葉以來。祿世祿官。世官下士。無尺寸之途。以自進。其鬱淹勃率之氣。固必將乘時而發泄矣。而高祖之畧。適當其時。以提而倡之。不漢之帝。而誰帝哉。假令文景嗣位。因其休息。講求先代典禮。詳明而展布之。俾粗獷苟簡之風。潛移而不覺。漢之祚與周並永可也。下寄其民於二千石。而植之也。無深根。上寄其君於三公。而輔之也。無強幹。此王莽所取資。而國統所由中絕也。論以上自漢以來。未有能致詳於天下者。言畧日以勝。守國日以危。彼此相質。莫之能悟。儒緩迂濶之譏。獨下逮於韋布。孰使之然哉。孰使之然哉。

軒周輕漢確能道出所以然可知立法過形簡易之不可爲國矣

周濟原度

善惡者。人所受治於君相也。好惡者。君相所以治人也。知其善惡之所至。謂之明。好如其善。惡如其惡。謂之公。人莫不慕善而諱惡。湯慕之。而陰倍之。深諱之。而致行之。是小人之常。而王誅所必加也。雖然。倍之矣。而猶慕之。行之矣。而猶諱之。苟就其慕與諱之機。以逆折而默移之。則小人之心。未必不可革。而小人之才。未嘗不可用。是以君相之至明至公者。有時稍節好惡。以妙隱惡揚善之權。是之爲度。量度者。所以知短長也。量者。所以知大小也。彼于短長大小之間。審慎權衡。而出焉。夫是故。德日新。而事克濟。以上論用度。得後之君子。不明度量之實。其于小人也。始恆失之激。卒恆失之疏。激故爭。常不勝。疏故勝。亦不久。小人因其隙。而復擠之。終以僨事。而病國。且夫度。所以知

長短也。量所以知大小也。是必將知小人慕善諱惡之心。與其所自爲者孰真。知吾潛移默轉之才。與小人之所以相待者孰勝。以我之所勝。動彼之所真。由執轡握策。以驅六馬也。奈何慕包荒之虛名。忘金棍之至誠。使後之論者。既歎用君子之不終。復惜君子之不善用。其好惡哉。用上論不知自度量之說不明。遂爲鄉愿之所借。自居于樸稜。而示人以不可測。胥天下之善惡相忘于積日累月之間。相委其柄。府史執之。將委其柄。胥徒執之。舉天下病風痺而府史胥徒竊其柄。柔者舞其文。彊者怙其勢。內行繳繞糾紛之政。外成剽猾攘歛之俗。任將相者相與依阿。澳忍于上。拱手以待。淪胥而莫之恤也。于是委曲遷就。以爲仁。固陋蓄縮。以爲謹。巧諂迎合。以爲智。吝嗇矯厲。以爲廉。又因招其類。而排異己。世風士氣。日益頹于下。雖有堯舜之

君。席。豐。亨。豫。大。之。天。下。而。好。惡。不。彰。紀。綱。不。振。元。氣。漸。以。銷。鑠。此。深。識。之。士。所。爲。伏。枕。而。曩。歎。倚。柱。而。獨。歎。也。悲。夫。其上推言其弊之極

度量所以宰物而宰人之道實亦不外是文意深筆悍爲漢唐宋明清諸代末造太息言之

周濟原幾

禍。福。之。運。于。斯。世。也。未。嘗。一。息。停。以。無。息。行。遠。途。或。值。或。不。值。任。人。自。爲。之。而。禍。福。不。與。焉。其。來。也。莫。能。禦。其。去。也。莫。能。追。其。順。應。也。莫。能。感。其。僭。差。也。莫。能。怨。天。不。爲。昆。蟲。草。木。變。易。寒。暑。也。性。宜。者。得。之。而。榮。茂。振。迅。否。則。憔悴。卷。跼。以。死。矣。一。氣。也。可。以。爲。生。可。以。爲。殺。惟。物。之。自。取。焉。而。氣。無。成。心。地。不。爲。蛟。龍。魚。鼈。生。水。不。爲。虎。豹。犀。象。生。山。澤。也。趨。之。者。宜。則。游。泳。陸。梁。以。生。違。則。沈。溺。枯。槁。以。死。一。形。也。可。

以爲生。可以爲殺。惟物之自取焉。而形無成心。禍福亦猶是也。小人所福。君子或以爲禍。小人所禍。君子或以爲福。操之至密而爲之甚。豫執之甚堅。而應之甚確。所謂幾也。出以幾字點小人見淺。故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深。故見其將然而因以得其所未然。見淺者不見深。從而神奇之。謂之前知。是猶見人之食而不知其將飽。見人之飽而不知其將復饑也。夏四月靡草死。姤之一陰。固已趨趨乎將變。而爲純坤矣。豈必履霜乃知堅冰。惟其爲途也甚遠。安坐而指屈之。莫能名其至之遲速。以徵信於淺夫。故摘其切近之端以證之。若日霜之於冰。類以相召。而發之甚捷。此而猶不知。則無所用知也。而非所語于幾也。論以上申幾字。晉儒之言曰。君子直道而行。不求福。不避禍。此非徒淺之乎。言君子也。亦并不知禍福。且夫成敗利鈍窮通壽夭。

恆相對也。出乎此則入乎彼。未有能中立者也。稱吾身之所行以當之。堪則福。否則禍。堯舜之南面。伊周之王佐。孔孟之周流。顏淵原憲之貧且夭。箕子之囚奴。龍逢比干之剖脛以死。皆福也。桀紂之禍在爲君。廉來之禍在爲相。秦儀之禍。在說當世而出其重寶以取高位。其他貧夭刑僇之禍。不可勝數也。而不得以加諸君子者。內省不疚。則無往而非福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之言邪。邪則無福。而有禍。然則君子之無時而不內省。卽無時而不避禍。避禍所以求福也。若斤斤焉。較量于成敗利鈍窮通壽夭之不同。則且烏乎措吾心。則且烏乎制吾行。吾心之不知。而又烏乎知吾行之所堪哉。于是有懷醜毒以爲燕安。舍康莊而竄叢棘。營儒求其故而不得。乃決去禍福而責之以直道。世之人既習聞直道與禍福。若風馬牛不相及。甚

且水。火。之。相。悖。也。于。是。逐。禍。福。爲。轉。移。指。直。道。以。相。誠。絕。人。於。知。幾。之。哲。而。歐。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則。替。儒。之。說。亂。之。也。以上痛斥替儒言幾之誤

內省卽是避禍。避禍卽是求福。要言不煩。直捷了當。覺世之空談。直道者。猶墮五里霧中矣。文見理明。用筆爽快。能言之鑿鑿如是。

周濟原才

習則厭。厭則思遷。是故願恆有餘。境恆不足。不足則妒。妒則府怨。府怨而境且益窮。才者所以爲善也。善莫先於謙。怙才則害謙。害謙則不如無才。才至不如無才。則不才莫大乎是。是故憐之而殷然以感。莫之忤也。忌之而岸然以自得。莫之悔也。曰吾才也。云爾而實天下之大。不才以不才爲才。則非才之爲累也。人實累才。才者氣之鋒。氣者志之將。志不足以帥氣。故將驕。將驕而不戢士。則將以其克敵之

鋒。反。而。肆。虐。於。吾。民。甚。者。將。與。帥。胥。盡。焉。殺。人。而。諉。之。兵。兵。不。任。過。也。自。殺。而。矜。其。兵。之。利。得。不。謂。之。大。愚。不。靈。乎。可。不。爲。之。大。哀。乎。上。以。言。人。之。累。才。之。古。之。號。爲。才。者。屈。氏。司。馬。氏。其。尤。也。進。盡。忠。言。繫。心。宗。國。屈。氏。之。所。以。爲。才。也。湛。深。六。經。網。羅。放。失。以。昭。法。戒。司。馬。氏。之。所。以。爲。才。也。若。其。誕。漫。荒。衍。怨。誅。謗。訕。以。炫。奇。賈。禍。則。固。二。子。之。所。短。也。上。以。論。才。人。之。短。長。古。人。之。抱。負。與。吾。孰。多。尤。悔。與。吾。孰。寡。遇。合。與。吾。孰。先。抑。塞。與。吾。孰。久。困。頓。與。吾。孰。甚。怨。尤。與。吾。孰。深。古。人。之。處。之。而。平。者。吾。將。輕。之。邪。抑。重。之。邪。處。之。而。不。平。者。吾。將。慕。之。邪。抑。惜。之。邪。夫。屈。氏。司。馬。氏。之。才。後。世。自。命。爲。才。者。所。不。敢。望。而。其。得。失。則。後。之。才。不。逮。二。子。者。亦。皆。習。見。而。能。言。之。矣。乃。務。舍。其。所。長。而。求。法。其。所。短。而。又。不。能。至。焉。而。又。妄。欲。因。而。藉。口。以。嚶。嚶。於。天。地。民。物。之。間。可。乎。由。不。審。

乎才之說也。以上言師古者當去短而取長性之所發謂之才。才之所及謂之用。用之所成謂之事業。其成與否。非吾之所能爲也。必也求爲其可用。可用而不吾用。則又安吾身以待用。夫求爲可用。又能安吾身以待用。則庶幾乎免於不才矣。毋自戕賊焉可也。已戕賊者速返焉可也。吾又安能不悔且懼乎哉。

曾文正原才爲在上者言之。此則爲在下者言之。各明一義。允推雙美。

周濟原直

直之爲言。猶曰自然也。云爾。今夫木本鉅末細相百也。其所以生者。自鉅而之細。雖細必達。非作而致也。有所不能不達。而後達於其所而形具焉。假欲先爲其形。而後達之。則固未有能至者也。是故屈

之折之蠹之燬之。而其欲達之性固在。故曰人之生也直。木曰曲直。包形與性之說也。箕子之說也。直則生。不直則死。以性御形之說也。孔子之說也。箕子之說。王者所以治人。孔子之說。儒者所以自治。以上借木喻人。借箕子陪孔子。後世之訓直者曰如矢如矢云爾。而或遂疑直之不足爲君子。而或遂疑君子之可以有時而不直。機械變詐蔓延。酖毒風俗。日以濟人心。日以僞。一二有志者。激於時之所不尙。因以甘乎時之所不容。至於甘所不容。而悍然驚然之氣。挾其平日之才。與其學。橫潰四出。因以府怨而速禍。自然之性。固有如是。鬱勃不平者乎。是亦與於戕賊之甚者也。以上言誤解。直字之弊。木之生託乎地。其所以生得乎天。日月所照。雨露所濡。風霜所搖落。凡以衛其生者皆天也。地則不然。糝水與石以爲質。或險或夷。或陽或陰。或瘠或肥。或壅或崩。固已

千變萬端矣。而加之以人事。是故得乎天者無不全。其欲得乎天者無不求其全。託乎地者偶全而常不全。以求全之情。當常不全之勢。弱者靡。彊者肆。士有幽憂而顛。顛亦有矯厲而遇禍。蓄者不可勝數也。惟達生之士爲能因地以合天。以上代直者設計畫策

深於經術熟於物情。精理微言。簡而能括。

郭麐詞品

千巖巉巉。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疏花。娟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以上幽秀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泠泠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蹤。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薺澤。翩哉飛鴻。以上高超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而呼。如彼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鷗起。下盤

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以上雄。放。夫。容。初。華。秋。水。
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粲。徐。拂。寶。琴。一。唱。三。歎。
非。無。寸。心。繼。繼。自。獻。若。往。若。還。豈。目。能。見。以上委。曲。美。人。滿。堂。金。石。絲。簧。
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
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以上清。脆。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
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媿。其。秀。在。骨。
非。鉛。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以上神。韻。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
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鉛。水。迸。淚。鷓。鴒。裂。弦。如。有。萬。古。入。其。
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以上感。慨。鮫。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
騰。梭。明。月。欲。墮。羣。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睇。雲。霞。交。鋪。
如。將。卷。舒。貢。之。太。虛。以上奇。麗。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

一花未開。衆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有玉管。快作數弄。望之
邈然。鶴背雲控。以上含蓋清霜驚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
欲窮。乃見圖畫。恹心動目。喜極而怕。跌宕容與。以觀其罅。翩然將飛。
儻復可跨。以上通峭雜組成錦。萬花爲春。五醞酒醴。九華帳新。異彩初結。
名香始熏。莊嚴七寶。其中天人。飲芳含菲。摘星抉雲。偶然咳唾。如珠
如塵。以上穠豔名士揮塵。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夜歇。松風
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槩槩。萬籟俱寂。惟鳴幽湫。百嘯奉君。一丸
以上名雋

自司空表聖詩品後袁隨園之續詩品乃詩論非詩品矣頗伽先
生移以評詞固足步武唐賢倚聲家當奉爲金科玉律

曾國藩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以上言先王之育人才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

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以上言後世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湘鄉此篇用意之深。主於導後進。以準繩返風俗。於醇厚用字之古。則如前幅之君字。後幅之材字。淳意高文。睥睨一切。

曾國藩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總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搃腕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言利而上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

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言以上名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疆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奢。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以上兼綜二義作結

文正一生學術頗涉獵於黃老觀此文可以概見

曾國藩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錄四首

慘澹兵戎春復秋。濁醪誰信遣千憂。戰場故鬼招新鬼。世事前漚散後漚。馳逐幾同秦失鹿。劬勞祇愧魯無鳩。何時浩蕩輕鷗去。一舸鷗夷得少休。

滄海橫流澤有鴻。微生獨出一當熊。千艘梭織怒濤上。萬幕笳吹明月中。屠罷長鯨波尙赤。戰歸驕馬汗猶紅。誰知春晚周郎老。更與東皇乞好風。

猿鶴沙蟲道並消。誰分糞壤與芳椒。昨來皖水三河變。堪痛阿房一炬焦。句踐池邊醪易醉。田橫墓上酒難澆。同袍才俊彫零盡。苟活人間只自嘲。

荒城風雪臥袁安。高節鴻才萬目看。嬾讀司空城旦法。曾希柱後惠

文冠。出山。馴雉。網羅。密失。水神。龍變。化難。猶有。老梅。嬌萼。發先。從三。界解。春寒。

張裕釗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裕釗往者則聞桐城吳侍讀至甫善爲文。常欲一識之不可得。同治七年秋。來江寧。乃晤至甫相國會公使署。索其文讀之。誠辨博英偉。氣逸發不可銜控。裕釗深退避。以爲不能及也。而至甫顧盛推余文。且稱其尊人育泉先生。母氏馬太宜人。並以明歲登壽六十。欲得裕釗一言爲壽。裕釗謝不能。至甫則固以請。因益爲言先生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遊。而孝弟充裕。太宜人又能曲喻先生之志而推行之。潔治甘旨。振救貧乏。資用或不繼。則脫佩服出質相佐助。桐城人稱家法之善曰吳氏。方存之者。裕釗舊遊也。亦道先生躬

至行。不釣取聲譽。而人人信其一言。至甫稱其父母皆信。宜其有賢子者。存之故亦桐城人也。以上敘吳馬裕劍自少時治文事。則篤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說。常誦習其文。私賞怪雍乾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乃罕與桐城儷者。閒獨聞龍眠浮渡諸山水。古所稱絕勝也。姚氏之言。以謂黃舒之閒。山水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有儒士興於今。理固當有是耶。曩時往來楚皖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西北諸山。隱然出雲表。其隆嶽秀異。絕可偉也。乃心念方氏姚氏。往往稱其鄉多隱德君子。伏匿澗谷之中。今宜尙有人處於彼者乎。時時欲一往遊焉。其後得交存之。今復交至甫。又因至甫及存之。聞先生裕釗於桐城。有爲我主者矣。異日余儻得遂其往遊之志。幸見先生。暨太宜人。期頤壽考。摠衣栗階。敬舉一觴。因得奉几杖。從先生後。徧攬

龍眠浮渡之勝。訪桐城諸老之舊聞。益借存之。至甫抵掌論文。究極幽眇。而相與徜徉乎山水之間。其爲快且幸。宜何如也。以上由文水復由山水說。到吳馬如駿馬縱轡。不受羈勒。復如驪龍抱珠不溢。範圍敬奉此爲壽言。獻諸先生。俟他日爲之徵。

壽言倣落震川歸氏後來沿其波者。諛詞瑣語填簡塞牘。眞所謂索索無眞氣。昏昏有俗心。已此篇獨將事實輕輕敘過後。乃放筆直書曠懷逸興。飄起雲飛。妙在仍能顧定題。迥不同霸才無主那得不推文壇飛將。

張裕釗游狼山記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莼齋筦權務通州。余過焉。旣望與莼齊游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爲寺。寺錯樹間。最上爲支

雲塔危踞山巔。萬景畢納。迤下若萃。景樓及準。提福慧諸庵。亦絕幽
夔。所至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
天。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中。海氣正
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蜺。滅沒隱見。余與蕤齋顧而樂之。以上寫狼山
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萬里。至是灑漾渺莽。
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
豪傑志士之所睥睨而籌也。以上突作一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
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歎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蕤齋幸值茲世。寇亂
殄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熙相慶。深憂長計。復
奚以爲。余又益藁枯朽鈍。爲時屏棄。獨思遣外身世。捐去萬事。徜徉
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

挾書冊。右持酒杯。嘯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以上抒懷抱歸書而爲之記。

寫景處幽峭似桑鄒述懷處放曠似嵇阮

張文虎十三間樓校書記

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間樓舊地。爲東坡守杭時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彌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樓三楹。仍舊額曰十三間樓。已亥庚子秋。錢君熙泰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偕予兩寓於此樓。前爲後湖。夾岸卽錦帶橋。西南袞對孤山之放鶴亭。予詩所謂開窗看放孤山鶴。萬古逋仙共髯翁是也。動止殫寢。皆在竹陰嵐翠中。臨窗泚筆。綠映毫楮。執卷而諷。與梵唄相應。天未曙。聞鐘磬聲。悠然披衣頓起。視羣山猶夢夢也。中間出游湖上諸勝地。西至天目。南渡江。登會

稽。探禹穴。訪蘭亭。修禊處。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則仍校書於此樓。時續溪胡農部竹村。元和陳文學碩甫。同寓湖上。胡君精三禮。方爲儀禮正義。補賈氏之疏漏。陳君專治詩毛傳。亦作疏以糾孔氏。時過從。商榷疑義。蓋讀書之樂。交游之雅。登臨游覽之勝。三者兼之矣。一以上總鎖一筆作頓昔東坡居杭。游跡止於洞霄宮。未嘗過浙東。其時率於一官。讀書交游之事。能如今日與否。固未可知。而吾兩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與。錢君笑曰。東坡讀破萬卷。交徧賢士大夫。身行半天下。而子乃以是傲之。慎已。予曰。東坡大矣。何敢言。雖然。茫茫宦海。名編黨籍。舟車所至。曾不得一日安處。老竄窮荒。備歷憂患。其視吾兩人閒鷗野鷺。翱翔山水間。安知不顧而樂之。抑豈惟東坡將當世實有企羨之者。錢君慨然太息曰。有是哉。子之言。蓋有

爲而發也。以上戲引既歸情工作十三間樓校書圖。遂書其語爲記。

娟秀跌宕似歐蘇諸記文

高炳麟原我

最。初。之。我。其。惟。太。極。乎。我。之。生。也。奚。自。來。我。之。死。也。奚。所。往。然。而。我。且。莫。不。生。然。而。我。且。莫。不。死。然。而。既。生。以。後。未。生。以。前。我。且。莫。不。私。有。我。也。以。我。視。我。則。謂。之。我。以。我。視。非。我。者。則。謂。之。非。我。以。非。我。者。視。我。其。以。爲。非。我。也。亦。然。是。故。太。極。完。然。我。也。關。而。爲。兩。儀。兩。闢。然。我。也。析。而。爲。萬。物。萬。變。然。我。也。變。然。者。固。枵。然。幻。我。邪。有。幻。我。而。我。乃。日。亂。矣。以上引今夫飲食衣服。人孰不需。功名祿利。人孰不欲。血氣心知。人孰不爭。若是者。其以境幻我邪。其以我幻境邪。且我固有。所。由。幻。而。業。已。發。爲。境。是。以。境。蔽。我。也。自。後。境。益。幻。而。我。益。蔽。非。羣。

天。下。之。人。息。而。歸。乎。真。我。不。可。以。滅。幻。且。夫。芸。芸。之。我。孰。不。有。真。我。
存。焉。者。乎。惟。有。以。制。其。幻。則。我。固。真。矣。有。聖。王。作。知。人。之。必。有。需。也。
爲。之。家。室。服。御。以。綏。我。知。人。之。必。有。欲。也。爲。之。禮。樂。名。器。以。矩。我。知。
人。之。必。有。爭。也。爲。之。政。刑。法。令。以。威。我。若。是。者。固。所。以。制。其。幻。爾。且。
不。惟。制。之。而。已。又。從。而。導。之。曰。爾。有。仁。不。可。以。不。依。爾。有。義。不。可。以。
不。精。爾。有。禮。不。可。以。不。復。爾。有。智。不。可。以。不。明。爾。有。信。不。可。以。不。篤。
知。斯。五。者。然。後。可。以。知。真。我。知。真。我。然。後。可。以。知。幻。我。知。幻。我。則。不。
與。境。俱。幻。矣。以上言真顧。人。心。之。知。幻。也。少。而。不。知。幻。也。多。則。我。之。
不。幻。於。境。也。少。而。幻。於。境。也。多。而。不。見。夫。王。霸。之。異。術。乎。王。之。爲。政。
以。真。範。幻。霸。之。爲。功。因。幻。馭。幻。夫。因。幻。馭。幻。者。其。幻。恆。至。不。可。窮。詰。
至。於。不。可。窮。詰。而。霸。之。術。亦。窮。矣。今。夫。鄰。里。鄉。黨。雞。狗。相。攘。溝。洫。相。

奪。比戶而鬪爭。隔舍而詬詈。此愚於幻者也。則有巧於幻者。出而陵之矣。今夫揣摩利害。決定勝負。大而蔑視一世。取公孤卿尹之尊。小亦竭其知慮。博人世娛樂。以自適意。此巧於幻者也。則又有巧於幻者。出而敵之矣。是故愚者滯於我而不知有幻。巧者狃於幻而不知有真。以上言幻蓋嘗驗之於夢矣。其寐也營營然。其醒也昏昏然。寐與醒皆幻也。然而非幻者存焉。非幻者其無存無不存者邪。彼夫達觀之士。巖居谷隱。憔悴枯槁。屏絕萬事。務求夫澄然之我。於是有清靜道德之言。有虛空寂滅之說。是固知我之歸乎死而不知死之合乎生。知我之本乎真而不知真之貫乎幻。蓋有距乎幻者。也有距乎幻者。半乎真者也。以上言異端若夫全乎真者。則唯聖人矣。聖人之道。涉乎富貴聲色而無所淫。臨乎險阻利害而無所懼。處乎鄉曲戶

庭而無所囿。行乎倫常日用而無所遺。夫然後謂之知生。夫然後知生以知死。知生以知死而幻。我定。幻我定而真。我完。真我者。渾然。太極也。太極則弗可更窮矣。蠢蠢者生乎。而無有始乎。冥冥者死乎。而無有終乎。是所謂無極者。我又孰從而求之。以上言聖道之全真不幻

心如芭蕉舌如蓮花置之南華及楞嚴中幾亂楮葉

高炳麟羅隱論

唐代詩人若李白者。可謂奇才矣。以士人承天子命。草詔入翰林。受恩可謂渥矣。然而永王璘之反。白實被脅從。卒長流夜郎。鬱鬱不得志死。高子嘗讀而惜之。又嘗見唐末羅隱。數舉進士不第。從錢鏐爲判官。及朱溫篡唐。隱廼獨不平。說鏐舉兵討賊。鏐雖不能用。然心甚義之。高子曰。朝廷於士大夫拔諸草茅之中。而升之廟堂之上。予之

亂。若。司。空。圖。陽。爲。衰。野。不。污。僞。命。與。隱。說。鏐。討。賊。天。理。民。彝。不。絕。如。綫。吾。觀。歐。陽。子。爲。馮。道。傳。論。謂。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顧。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之。間。且。書。王。凝。妻。事。以。一。婦。人。形。世。士。之。不。知。廉。恥。烏。虜。如。羅。隱。者。可。謂。知。廉。恥。者。矣。以上褒羅隱

借賓定主入後尤覺波譎雲詭不可方物

李慈銘答僕誦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淪研。僕倚屏睡。先生叱之。僕起而誚。官窮至此。官文是祟。誰使官幼。識字不忒。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無害。鏤膺周秦。胠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爲媚。思盡若癡。意迷若醉。官今已壯。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兮憇子。慎倒杖。杖乳臭。青紫。

官之東鄰。烏瓏家兒。丹鼓布算。猗羸埒賞。官有薄田。歲豐以蓼。三載
 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字必俗矯。六上不收。三十髮皓。官既世贅。
 皆臧卽休。以專而壑。以首而邱。云胡是歆。而仕之求。云胡是銜。而都
 之游。鷹春則鳩。橘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詎今匿景。畏晝於市。
 結舌四坐。侈頤百氏。刺毛已齟。徑艾絕軌。上車祕書。平頭綠鞵。而我
 於官。互更褐裘。五陵騶卒。錦障大馬。而我於官。薄笨驂。駕官窮至此。
 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皮織具。門停釣車。養親課稻。娛賓
 治花。官今墨屎。進退何擇。局瘞蹉資。以至今夕。而猶文爲文。將奚適
 官固耐窮。我請自絕。以上僕言。先生聞言。驪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黜。
 我心太虛。白雲在天。爾蘄速改。請以來年。因濡筆以爲之文。曰。吾拙
 吾力。吾默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職。乃天之所以全吾。眞而養吾。

逸。以
答詞

仍是解嘲賓戲之流。鍛字鍊句亦莊亦諧。

黃遵憲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
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
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
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梅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
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
花。滿身合仙佛。窈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
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
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慚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

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
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
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暝。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
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
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
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
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騰。輪。來。往。如。電。過。不。
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
儻。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
花。開。瀟。縣。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
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

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廻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史念祖記品香

性嗜香。幼輒品香。至今憶之。品多當不以幼而忽也。蘭以幽祛塵囂。近仙。荷以清掃懣懣。近佛。菊如接野人。交以淡勝。玫瑰如讀宮詞。不嫌其濃。以上一種文法幽不掩艷。梅也。蘭之外。別豎一幟。清不脫閨秀。水仙也。寒暑各絕。雅堪配荷。粉澤氣最重。莫若牡丹。然如仙姬。靚女。肌膚明貴。天風吹衣。糝糠龍麝。是又天生萬卉之主。示異羣芳也。以上文

至若珍珠蘭味澹而韻不永。彷彿弱女。茉莉有意媚人。晚唐佳句。芍藥未能自創。雖婢學夫人。亦取法乎上。再則木瓜柔而醇。如蜜酒。醉人於不覺。佛手刻削已甚。如申韓寡恩。難與久談。椒也近剛。威而不猛。棗也類木。蕪而後芬。橄欖豆蔻。似同而非。同及之無異。齟齬益美。所同也。回甘如王謝清談。警魄如蘇張捷辯。所不同也。法以上變文他若藿香祛暑。薄荷破睡。醪醕以氤氳醒。金橘以爽烈逐膩。雖無大勳。雅克盡職。非如香櫞橙輩。徒獲香名而鮮香益也。最奇者。桂花甜。令人思食糖。雖不得糖。聞久亦飽。茶苦而香超。三嗅而口舌潤。滯膩不滌。自解必牛飲。以解渴。特水之能事。非茶知己也。法以上變文餘如芸爲儒者香。宜讀書。古本祕錄。開卷神曠。檀爲釋者香。宜嗟。金經降眞。爲道家香。宜符籙。垂目導引。借除矜躁焉。沈水宜樓臺。宜闈閣。宜書畫。

歌詠獨不宜於寒素岑寂香玉伽楠無弗宜矣雅俗濃澹隨境呈妙
又況香無不散茲獨以固氣宜人誠足爲木中香王矣雖蘭王草牡
丹王花終未可與之鼎足也以上文法四變噫天下之香可勝品哉不可常
見不可易得者皆不與及時隨地厲幽賞焉而已彼凝雲之異沾帶
之久豈不誠可奇貴但韻事不雜豪富

雋永如世說幽秀如清異錄文以韻勝惟斯爲極讀者勿以其小
品而忽之也

民國元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年三月三版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全四冊
第四冊定價銀六角



評輯者

劉法
姚漢章

閱者

陸費
戴克遠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杭州 漢口 南昌 南京
廣州 天津 奉天 長沙 開封
濟南 溫州 保定 長春 武昌

